

有没有特别虐的篇幅不长的小说?

椒城破于十月十八。

没有笔墨，我割破指尖给毅儿涂了封血书。

血尚未干，南浦的士兵先杀了进来。领头的捆了我，一路快马送到齐澄面前。

就像在进献一件得体而贵重的战利品。

1

阔别七年，齐澄已然从当初白齿青眉的陌上少年，长成了君临天下的一代帝王。

他问我：「记得朕么？」

忘不了，也不想忘。哪怕物是人非，哪怕事事休矣，哪怕如今我是战败的敌将，茕茕立于他的阶前。

他和齐然的容貌仍是那么相像，齐然死的时候，正是他如今的年岁。

我点点头：「记得。」

紧跟着，没有叙旧，也没有念旧，齐澄上前，猝不及防地一脚猛然击于我腮窝。

我多日不寝不眠，孱弱得宛如一支折筷。受力不住之下，我如他所愿跪跌在地，痛得身子都直不起来。

「临晚，想过么？有一天落进我手里。」他居高临下，强行拽开我的发髻，粗暴地向下扯着，迫使我仰头看他，「你说，过去的账怎么算？」

我疼得额前不住出着虚汗，原本干裂开的薄唇更是煞白成一团皱纸。

我吃力地回应他：「齐然，他的命.....他的命算我头上.....」

话音未落，齐澄一掌落在我脸颊上：「你不配提他。」

对，我是不配。我自嘲地勾了勾唇：「那杀了我，杀了我为他报仇。」

「你想死？」他凑近我，不等我答复，他摇着头道，「可朕不许。」

「你要如何？」我抬眼瞧他。

「姐姐，七年了，朕等今天等了七年。」齐澄一手箍住我的后颈，将我死死按进他怀里，「你猜，我要如何？」

他无故地颤抖着。

他的胸膛宽厚却令人窒息，我嗅到他手上的血腥，他心头的仇恨，他周身的狠厉。

我不知道他意欲何为。

毕竟，我已不是双手清清爽爽的临晚，他早也不是我认识的齐澄。

2

原来齐澄恨了我七年，亏我还以为，五年足矣。

毕竟，他的兄长——北渚的大皇子齐然死在南浦，也不过五年。

准确来说，是死在我手里。

说起南浦与北渚，那也是缠绵百年的恩怨。

两国之间隔了条江，名作壁水。沿江是万座重山，蜿蜒成千里之壑，横于两国之间。以壁水为界，南边称为南浦国，北边是为北渚国。

我是南浦的公主临晚，我母亲原是北渚的亲贵之女。

二国过往交恶时，我母亲受命，带着年方八岁的我一同回北渚劝和，不料被扣了下来。我于是也留在了北渚的皇宫，并且一留就是六年。

那六年里，我和北渚年岁相仿的二位皇子齐然齐澄一同玩闹也一同上学。

我写得一手漂亮的北渚文字，做得一桌可口的北渚糕点，作为一个手艺人也算是名震宫廷。为了讨一壶我酿的梅子酒，齐澄愿为我代笔三日的功课，齐然也能被我的酒香从书房诱上秋千。

这样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的好时光持续了好一阵子。

直到七年前，我十四岁时，二国决意休战。彼时南浦居于上风，于是父皇要求北渚归还我母女，还顺带要讨一位已过幼学之年的皇子作为人质。

二皇子齐澄是嫡子，是储君，没有作质子的道理。于是大皇子齐然同我一架马车回了南浦。

我走那日，齐澄拉着我的衣袂求道：「姐姐别走，澄儿舍不得姐姐。」

齐澄小我两岁，年方十二，正是爱缠着人的年纪。我眼疾手快抽出衣角，回头安抚道：「梅子酒我埋了十二坛在前殿的合欢树下，喝完了再来南浦找我讨。」

「姐姐喜欢大哥，所以和大哥一同去了，再不要澄儿了，是吗？」他的小袋瓜子却不知在想什么。

我无奈摇了摇头，故作高深道：「姐姐喜欢这江山。」

后来我才知道，我还不如一个十二岁的稚子，齐澄尚且能看出来我喜欢齐然，我自己却不愿承认。

等到我愿意承认时，已经是必须失去的时候了。

就在五年前，我亲手杀了齐然。

杀他的时候我俩关在同一间屋子里，我将匕首丢在桌上，如同死鱼一样翕动着双唇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。我心口好痛，痛得仿佛裂成了千块万块，每一块都在被腐蚀，被撕咬，被刺穿。

如果我懂事，那时候我该知道这种切肤之痛就是喜欢，我喜欢齐然，喜欢到如果可以，我宁愿死的是我。

齐然擦了把我的脸，给我看他手心里我的热泪涔涔。

「晚儿别哭，你不能哭。」齐然第一次命令我做事情，「把脸擦干，把眼泪收回去。」

可是不行啊，我瞪着一双空洞的眼神，任凭泪珠连成串打在我的衣襟上。我一想到齐然要死了，他要死了，我比自己死了一千一万回还要痛苦。

齐然知道他非死不可，所以主动把刀塞进我的手里。

「扎进去。」他坚定地看着我。

我不动，他就握住我的手，死命往他心口捅。

我使出了生平最大的气力，与他做着抗衡。

「没用的，晚儿，没用的。你好好活下去，对我来说，就比什么都强。」

无力的纠缠之后，齐然自己将胸膛撞上了刀尖。

汨汨的血顺着我的指缝四处逃窜，遇到眼泪就混做一团，齐头并进找寻出口。

没有出口，这样的生死之别不会有出口，何况，我就是那个拿刀的人。

齐然瘫入我怀里，倒在我刀下。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也不知道在说什么，麻木地哀求：「然哥哥，然哥哥你别死，求你，求你别不要我.....」

没用的，我其实知道，求人是没用的。倘若求人有用，我根本犯不着杀人。

齐然拼着最后一股子劲为我擦了把眼泪：「晚儿，晚儿别哭，晚儿不能哭，快收回去，晚儿听话，眼泪收回去.....」

带着脸颊上他的血掌印从那间屋子里走出来，父皇果然一语戳中我的泪痕：「晚儿，你用情了？」

「晚儿没杀过人，第一次杀人，晚儿心里难受。」我如实说着。

「没关系，你做得很好。」父皇笑弯了眼，「这宫里就两个北渚人，你娘和齐然，你娘定是忠于父皇的。那能把这宫里的事儿传到北渚去，让北渚知道朕在北边排兵布阵的人，也只有北渚皇子齐然了。你杀了他，是为父皇铲除心腹大患。晚儿，你说是不是？」

我不知道是不是，但我知道，父皇把匕首给我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倘若门再打开时，齐然还活着，那死的，就只能是另一个北渚人。

另一个是我娘。

我还知道，倘若我不杀齐然，齐然也会死，而且还有我，我娘，这里流着北渚血的人，都得给他陪葬。

齐然死后，我与齐澄也再无往来。

没两年父皇去了，留下我十岁的弟弟临毅即位，稚子年幼，朝臣夺权，我作为他皇姐去往战地驻守椒城。

我守了两年，到底没守住。

没守住城，也没守住自己。

3

「朕没记错，姐姐年方二一，还没有驸马么？」齐澄仍用旧时的称呼唤我。

此时，他正舀上一勺汤药，蛮横地捅进我嘴里。

我自己喝不了，他在雕梁画栋的寝殿里装了大狱中才有的铁索，紧紧缚住我的双手。瞧那一端的锈渍，想来这玩意装了已有一阵子，不知道是不是就为了等我。

「战火未熄，不谈婚嫁。」我冷冷道。

「那心里有人么？」

我不应了。

「朕问你，你心里有人么！」齐澄掷了那碗药，捏住我的脸，重复了一遍。

「有如何？没有又如何？」

「是啊，有也好，无也罢。」齐澄突然笑了起来，「反正姐姐今后，都是朕的人。」

我不可思议地拧起眉：「你说什么？」

我知道齐澄恨我，我弑他兄长，又领椒城长期负隅顽抗，他杀我剐我都好，我却不懂他这话的意味。

「朕说，姐姐从今往后，除了朕的身边，哪里也去不了。」他凑在我耳边，一字一顿道，「死，也死不了。」

他要我做他的嫔妃，伺候他，侍奉他，在他的手掌心里乖乖待着。

为此，齐澄不惜用我的命，换三年不起战火。

他知道，我也知道，毅儿年幼，无力执政，如今南浦朝野如一团乱麻，北渚在这种时候趁虚而入，最是能将南浦一举拿下。

可齐澄说，只要我乖乖听话，心甘情愿留在他的后宫，他就立誓，三年内不攻南浦。

我哂笑道：「那有锦衣玉食么？」

「姐姐想要什么，就有什么。」说罢他弹了弹那铁索，是好听的脆铃声，「除了这个不可以。」

「那绫罗绸缎，金玉满堂呢？」

「应有尽有。」

「如此抬举我，你拿什么为你兄长报仇。」

一听齐然，他面色变了，一把扼住我的咽喉，眸间烧着一把烈火：「临晚，你怎么不知好歹？朕有意饶你，你何必提这旧事，逼朕杀你？」

「我欠齐然，该还他。」

「不是时候。」齐澄摇摇头，「你想还他，有朝一日，朕让你还。但现在，你还得活着，活着，你更痛苦。」

我同意了。

既能活着，又能停战，何乐不为呢。

齐澄纳了我为妃，封号婉字。婉，顺也，他想让我顶着这个封号乖巧婉顺一辈子。

当晚，齐澄主动松了这道铁索，我知道他要做什么。

果然，床榻之间，他肆无忌惮地发泄着他的恨意。他咬我的脖颈，掐我的后腰，抓得我四肢上处处可见赫然的血痕。

「姐姐果然是完璧之身。」欺压在我背上，齐澄似乎很是满意，「他没得了你的身子么？」

我累了，将脸埋在枕头里，不去理他。

他就掐我的腿，哪里还有好肉，他就掐哪里，恨不得让我浑身上下没一处能落眼的地方。

我死死咬着被褥。

齐澄碰了一鼻子灰，重新捆了我双手，将我紧紧塞在怀里。

我一宿未眠，痛，也恶心。

可是更恶心的事情还在后面。

齐澄占了我便占了我，他还恨不得昭告天下。

头几日，他夜夜欺辱我。有一宿，为我解开桎梏之前，他先取了一纸明黄：「婉妃，来，朕念这个给你听听。」

我一如既往背过身不理他。

他就自己念，一开口，我立刻镇住了，转过头死死瞪着他。

齐澄得意地继续，读到一半喝了口水道：「怎么样？收到自己皇弟的贺词，姐姐高兴么？」

「你为什么要告诉毅儿！」

「不只呢，不只你弟弟，还有整个北渚，整个南浦。」齐澄肆意笑着，「南浦的公主临晚，如今是我北渚的婉妃，在朕的榻上，讨朕的宠幸。这种事情，难道不该举国同庆人尽皆知么？你知不知道姐姐，你知不知道朕等这一天等了多久？」

然后齐澄开始说有多久，说他第一次在宫里瞧见我娘牵着我，说我们儿时的青梅竹马，说十四岁那年不得已的离别。

我不想听，多听一个字都恶心得想挖出自己的心。

「你杀了我。」我忍不了，我开始冲他吼叫，「你这么对我，不就是因为恨我，恨我杀了你大哥么？既然如此，你杀了我，杀了我为他报仇！」

「大哥大哥，姐姐，你眼里只有大哥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只有他。」齐澄扭过我的头，逼我正视着他，「可是，大哥死了，从今往后，你只能看着朕，看一辈子朕。」

他恫吓似的复述道：「听到了么姐姐，以后你眼里只能有朕，不然，朕再不舍得，也不惜挖了你这双好看的眸子。」齐澄冷笑着，「如此，你更逃不出这儿。」

齐澄想有个孩子，虽然我眼中，他自己还是个孩子。

他说：「姐姐，以后北渚的皇位，给我们的孩子坐。等再攻下了南浦，这天下都给他坐。」

我死死盯着他：「齐澄，你说过的，三年内不起战火。」

「朕答应姐姐的，自然不会食言，可是来日方长，总有北渚一统天下的那日。」城墙之上，他从背后搂住我，凭栏处外是无限江山，「何况姐姐，你说过，你喜欢这江山。」

言罢，齐澄将脑袋埋进我的右肩，静默地撕咬着我的颈脖直至耳根。

是，我是说过，在我离开北渚的那一日，甩开他拉扯着我衣袖的那一刻。

我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没想过有后来，更没念过有今日。

「这江山就这么好，好到姐姐非要抛下我.....」齐澄突然起了脾气，口齿蓦地用力，凶狠的两枚牙印留在了我的耳垂。

不待我回答，他自行冷哼一声：「那我把它攻下来，给你便是。」

「疯子。」我骂道。

我们不会有孩子。

我喝避子汤的事情被他发现的那晚，齐澄砸了我手中的汤药，随后杀得太医院血流成河。

我提着灯笼站在他身后，冷漠地注视着他吩咐手下的御林军又杀又砍。

他不像一位君主，反倒像亡命的匪徒，满目之间皆是草芥，任他践踏，随他毁灭。他不怕怨魂，也不怕野鬼，因为他比这些死去的亡灵还不像人。

刀子抹到年近古稀的老院判时，我终于开了口：「齐澄，他们都是北渚人，是你的自己人。避子汤而已，你犯不着。」

齐澄渗着令人齿冷的笑意，扭过头盯着我看，在我灯笼的红光下，他果然更像一道索命的鬼魂：「朕为了你一句喜欢，不惜取了江山赠你，如今不过是杀几个人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何况，这也不是朕第一次为你杀人。」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他的意思是，他以前也下过手，也为我夺了人性命？

我幼年与齐澄是相处过六年，可那时他那么小，这宫里也从未听说闹出过什么人命。

他是指.....？

我心头想起一件极度恐怖的事情，恐怖到比这一地的尸横遍野更叫人寒毛卓竖。

「姐姐若怕这些冤魂来寻你，就别再做这等子傻事。避子汤最伤身子，姐姐知道的，朕从不想你受到任何伤害。」

戏做七分，点到即止，齐澄一挥手，叫停了御林军无谓的杀戮。

不过一碗避子汤，不过我不知道用什么法子弄来的一碗避子汤，他要这么多人给这碗汤陪葬。

除了不让我避子，齐澄更是要告诉我，但凡我忤逆，但凡他愿意，这次是太医院，下次还可以是这座宫殿，是壁水两岸，甚至是整个南浦。

而我除了听话，没别的法子。

我噙着冷笑：「你真恶毒。」

「姐姐不恶毒么？」他不愠不恼地擦掉我啐在他脸上的血沫，轻巧地笑着，「姐姐把我一个人丢下，不恶毒么？」

倘若我知道，我离开北渚，离开齐澄，会给他种下如此仇恨的种子，当年我定然不会如此。

我会带他一起走，然后杀了他。

小狼崽子，不该长大。

我在齐澄身边一天天无望地熬着，三年，我给毅儿换来三年时间。三年后，誓约期满，我已然思忖好了那会儿的去处。

这样的日子，戛然而止于小五的出现。

时间久了，齐澄不再拿铁索缚我，也准我在皇宫里走走，甚至带我去宫宴。
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齐熹，看我出了神，齐澄凑在我耳边，道破我的一额冷汗：「姐姐怕了。看到这么像大哥的脸，姐姐想起来自己欠的血债。」

我越来越恨齐澄，这个坏胚子，时时刻刻都要剖我的心，恨不得掏出来放在灼灼的烈日下曝晒，烤干了它仅存的跳动。

是了，他说得没错，这孩子太像齐然，哪怕他今年才十七岁。

「这是小五，他和大哥一母所出，自然十分相像。可惜德妃去得早，大哥也走了，留下这么个孩子，须得朕来照顾。」齐澄握住我汗涔涔的手，「姐姐别怕，不是大哥回来找你讨命。」

我倒宁愿是齐然回来找我，别说命了，他要什么我都给，他就是要烤干我的心，我也一往而深。

看着齐澄得意而狠辣的笑容，我一下子就明白，小五是他故意找来的，就是为了让看看这张和齐然几乎一模一样的脸，提醒我洗不净的罪责，扼不死的心魔。

小五上前和我行礼，他的一颦一笑都像极了齐然，还有那作揖的模样。他说早闻婉娘娘端庄华贵宠冠六宫，今日一见果然是

芳泽无加，铅华不御之姿。

齐澄剖我的心，我总得剖回去。

于是我抢过小五的话：「你兄长也惯用《洛神赋》中的文辞，他过去对我说『余情悦其淑美兮，心振荡而不怡』……」

后一句是「无良媒以接欢」，意思是说缺了个好媒人说成这门子亲事。而如今我是齐澄的婉妃，哪里需要什么媒人。我口中的这位兄长，怎么也不能是他高居帝位的皇兄了。

如我所愿，齐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。

早早结束了这宫宴，他将我推进昭华殿，这是他赐我的宫殿，无比的堂皇，无比的精巧，还无比的特殊——三宫六院，唯独它里面装了缚人的绳索。

「临晚，你在逼我，你在激怒我。」他戳破我的用心，「为什么总是提大哥，为了让朕杀你？还是为了告诉朕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无论如今你在谁的身边，你眼里心里都只有他？」

我不答话。

「你不配，你是亲手杀了我大哥的人，你不配想他。」齐澄给我的双手套上桎梏，「你还记得朕上次说什么？」

他扳过我的脸，剥开我垂下的眼睑：「朕说，你眼里若有别人，朕就挖了你这双眼。」

我直直地盯住他：「那你挖，你来挖。齐澄，你倒真不如挖了我的眼，那样我什么都看不见，看不见齐熹那张和他一模一样的脸，也看不见你这副恶心的面孔。从今往后我只有一颗心，我心里永远都只有一个人。你管不着，也管不了，除非你连着我的心一起挖出来……」

「贱人。」齐澄终于受不了，狠狠一掌掴在我脸上，打出我眼前一道目眩的白光。

那日之后，昭华殿难得的清净。

齐澄不来了，也懒得管我。每日申时，我甚至还能在宫人的监视下出去透透风。

昭华殿管事的太监陈蓝是幼年在北渚时就伺候我的人，也许是为了让我有些亲近感，齐澄特意把陈蓝从帝陵调回皇宫，连带着几个旧时与我有过接触的嬷嬷，一同被安排进了昭华殿打理我的起居。

当然他们还有个活计，监视我。

我但凡离开昭华殿一步，哪怕是半只脚过了门槛，陈蓝一行就必须一步不落地跟着盯着，还要将我的一举一动通报给齐澄。

毕竟齐澄亲自下的喻令，我若是有点什么，上次是血洗太医院，这次更是要连坐昭华殿上下众人的九族。

明明上次，我也没什么。

「这么些年，公主变了。」跟在我身后，陈蓝对我延续了多年前的称呼，「以前公主酿的酒最香，可公主是个惯爱骗人的，那梅子酒入口香甜沁人，宛如甜水，岂知没两口便醉了。有一回，还害得老奴错了接大皇子下学的时辰……」

一提大皇子，我二人面面相觑，都哑了嗓。

良久，我道：「陈公公，你什么时候去的帝陵？」

「哎，本来大皇子离开北渚后，老奴一直伺候着先皇。」陈蓝叹了口气，「直到五年前，大皇子……大皇子尸首运回来，老奴去帝陵给大皇子守灵。」

「这么说，然哥哥死前，你就在这宫里，在先皇身边？」我追问道，「公公，我想和你打听个事儿。」

「公主请说。」

我很怕，真的，很怕问出口，也很怕答案。无论答案是什么，我都不会好过。但是我必须得知道，哪怕它再尖锐，再不堪。

齐澄说他为我杀过人，父皇说皇宫里只有两个北渚人，齐然说你好好活下去比什么都强，小五说婉妃铅华不御之姿……

我深吸口气，吐出一半，屏住一半：「五年前，南浦皇宫里的消息泄了出来，这事儿，真的是大皇子做的么……」

6

陈蓝死了。

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正蜷起双膝紧捂胸口，匍在地上扭动着痛苦不堪的身子。

他想叫，却只能徒劳发出嘶哑的呜咽。

齐澄回头和我说：「这老奴多话，不该在你身边。」

他边上是一壶烧得滚烫的水，正泛着烟雾，宣示着自己的灼热。缺了的半壶，恐怕一早被灌进了陈蓝的喉里。

虽然那日，面对我的问题，陈蓝只说了句：「公主，他们让公主看到什么，公主您就该相信什么。」

齐澄的恶行，反倒更像是在印证着什么不堪的揣测。

可怜的陈公公被烫得一塌糊涂，齐澄将他衣不蔽体地丢出宫去，抗不了几日便死了。对于如今的陈蓝来说，早死也早些解脱。

而面对我的自闭，齐澄讥讽道：「姐姐好厉害，害死了一院子的太医，连大哥身边的老奴才都不放过。」

「是你害死了他们，不是我。」我扭头看看他，眼神里连恨都懒得有，「齐澄，我没病，我分得清谁是刽子手，谁是拿刀的人，谁又把刀塞进拿刀的手里。所有的事情，我都清清楚楚。」

我想告诉他，我不仅知道是谁屠杀了太医院和陈蓝，也知道究竟是谁害死了齐然。

而杀死陈蓝只是个开头。

齐澄再懒得伪装。

他做的第二件事，是拆了皇宫里的瑞阳殿——那是旧时皇子们住的地方。

五年里，齐然的寝殿本还保留着原本的模样。可没想到我偶尔路过时在门外的驻足，就足以让齐澄将它毁得一干二净。

不仅如此，齐澄试图抹掉一切齐然在这皇宫内院的痕迹，连个念想都不让人留。

他将最后一块齐然幼年时贴身的山玄玉珏掷在地上时，跪着的小五突然不顾一切爬了过去，小心翼翼地将玉屑收拢，试图把那些稀碎的粉末捧进手心。

齐澄一脚踩住他的手，睥睨着他道：「小五，当年你的兄长齐然自作聪明，坏了北渚和南浦的交好，叫这场仗打了五年，害得两国百姓受难，朕与先皇损兵折将。如今朕和南浦得以重修旧好，就算是为了婉妃，朕也要做出点诚意给这位公主看看。」

小五试图抽出手，他就愈发用力：「小五，你在阻止朕么？」

齐熹抬起头：「不只是臣弟的兄长，大哥也是皇兄的兄长。」

齐澄的脚狠命地碾了碾，逼得小五吃痛地咬紧牙关。

「一块玉而已。」这出戏一如既往地痴愚而无味，我松开紧握的拳头，背过身去，「死都死了，毁了一堆身后物也算诚意？这番诚意，我可看不见。」

我给小五上药，发现他的手也生得如此像齐然。

他忍着痛，扬起声调说他见过我，多年前，也是在这座皇宫，那时我喜欢追着齐然，齐澄喜欢追着我。

一别如斯，其人不存。

我问他：「齐然死的那年，你多大？」

「十二。」他答。

「那你才最该叫我声姐姐。」我头也不抬，专注着他红肿的骨结，「姐姐问你，你大哥，是谁害死的？」

「姐姐。」他应道，「姐姐心里自有答案。」

我盯着他的瞳仁，清澈得如同漆黑的深渊：「那我该为他报仇么？」

「姐姐心里也都明白。」

那日之后，我也如同一块玉珏，失尽光泽，静待着玉碎珠沉。

齐澄毫无疑问发现了这一点，他掐我的手越来越毒，逼着我叫，逼着我哀求。

我咬破了唇，等他终于松开后舔干渗出的血珠，静默地等待他下一次毒手。

久了齐澄发现用强没用，他就开始来软的。往我昭华殿送各种南浦的特产，告知我毅儿的消息。他甚至还频繁地把小五也送过来，吩咐他好生陪着我。

「你什么心思？」我问齐澄。

「想姐姐开心，想姐姐好好活。」他抓着我的手，「不然姐姐若有三长两短，朕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整个南浦给姐姐陪葬。」

哦，原来他怕我死。

真的好笑，又用尽一切法子折磨我，又生怕将我折磨死。齐澄这个人实在是毒，这是不给生，也不给死的意思。

有了齐澄的授意，小五常常进宫陪我。

他很聪明，不提齐然的事，也不提社稷的事，他给我说茶肆的评书，给我看他得到的新赋，给我带荣福斋的蟠龙黄鱼。

有回小五和我说专诸刺王僚时暗藏鱼肠剑的故事，我随手摔了个茶盏，拾起最利的那一片，在小五眼前比划了下。

「想杀一个人，有的是法子，这世上从来不缺刀。小五，你知道我缺什么。」

「可总有的武器，要更干净利落一些。」小五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，「姐姐，菜快凉了。」

我剖开鱼腹，里面只有芳香四溢的葱姜调料包。

我缺的，是个时机。

7

到了冬天里最冷的时候，齐澄又一把掐断了如今的平静日子。

他说小五今年十八了，到了该为国效力的时候。恰逢北边凉族进犯，不如就让小五带兵三万前去平乱，建功立业一番。

凉族是出了名的能征善战，别说三万，哪怕是十三万兵力，只怕无功而返是小，小五把命栽进去是大。

我终于懂了，齐澄哪是什么让小五为我解闷，为我寻个慰藉，他分明是在给我安置个掣肘。他要用小五的安危胁迫着我，让我无路可走地躺在他手心里，供他随性把玩。

我搞不懂齐澄到底想要什么，于是破天荒地主动去找他。

他案上备好了两盏茶，一盏茶叶沉了底，已是将凉。

「姐姐来的，比朕想的要晚。」他抿了一口。

「齐澄，你恨我，恨到小五都不放过。」我说出一个昭然若揭的事实，也是一句人尽皆知的废话。

齐澄不应我，他随口吩咐道：「去给婉妃换盏热茶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我问道，「仅仅因为，我拿的那把刀，扎了齐然的心？」

我越来越不信了，我们都心知肚明，齐然的死，我脱不了干系，可他齐澄也未必就干干净净。他把账算我头上我认，可这还不够，远远不够，不够他这么恨我，也不够他整到我生不如死。

「姐姐手里看得见的那把刀，扎了大哥的心，要了大哥的命。」他绕到我身后，环住我的腰，抓住我的手，「可姐姐手里看不见的那把刀，却扎了我的心，也要了别人的命。」

「别人是谁？」

齐澄嗤笑一声，答非所问道：「姐姐今天来，不是为了问这个吧？要是没猜错，姐姐无非是想让朕收回成命，不让小五领兵出征。可是姐姐，朕凭什么答应你？」

「你想要什么？」这不是我第一次问他这个问题，虽然每一次，我都并不具备和他交易的条件，「齐澄你看看我，看我如今这副模样，你知道的，我什么都没剩下，什么都给不了你。」

「你有，姐姐。」他如同一只豺狼逗弄嘴边的牲畜，「你给么？」

齐澄要我讨他欢心。

他要我曲意逢迎，伺候到他满意。

又是令人作呕的夜，他沉沉睡去时，我恶心得恨不得撕了自己这层皮。

而翌日一早，我问齐澄何时收回成命。

他却笑着答我：「姐姐技艺生疏，不怎么叫朕满意呢。」

我给也好，不给也好，原来这个沙场，他就是要小五上。

他一如既往地怕我死，看着我不敢置信的神色，齐澄捏起我的下巴威胁道：「没事，姐姐，你能救他。小五虽与大哥一母所出，但毕竟也是朕的弟弟，朕怎么也舍不得他死啊。姐姐好生在朕身边待着，朕保证小五活着回来。可若姐姐不安生，朕恐怕，小五也安生不了。」

8

桃月里，小五回来了。

毫无疑问吃了个败仗，所幸人没什么事。

小五来宫里见我，乌青的手从怀里掏出一枚玉珏，晃在我眼前：「姐姐看，像不像大哥的那枚玉珏。姐姐，我在战场上特别英勇，我们原本攻进了凉族的一座城，那里也盛产山玄玉……」

不像，其实一点都不像。

但我仍旧紧紧地攥在手里，攥得指甲勒出一枚枚血痕。

小五和我说了很多他在战场上的事，他只说好听的那些，对刀光剑影，对九死一生，对马革裹尸，通通绝口不提。

「你英勇作战，齐澄该赏你。」我说，这么久了，我还是不肯称齐澄一声皇上。

「皇兄已经赏我了。」小五微微颌首，只小心翼翼地抬着眸子打量我的神色，「皇兄说，我今年十八，该封王侯，然后去封地栗城，离开京城。」

封地，栗城也配叫封地？

栗城紧邻壁水，因为过去的常年战乱百废待兴，要田没田，要钱没钱，最要紧的是由于地形便于监测，小五一个兵都不可能在这儿屯。

哦，除了封地，齐澄还为小五封了王，赏了个猷字。

「小五，你献什么给他了？」我哂笑道，「齐澄想要什么，自己就抢来了，哪里用得着别人献给他。」

小五与我相对着坐了良久，我们都知道，这是一场辞别。

原来这才是齐澄想要的，他先是将这个酷似齐然的血肉至亲安插在我身边，让我熟悉他的陪伴，挂念他的安危。

然后他将小五送去沙场，让我患得患失，让我提心吊胆。就在我以为终于失而复得的时候，他再将小五送出京城，永远成为

对我远在天边的制衡。

难为他了，步步为营。

天暗下去之前，我问小五：「你知不知道，齐澄为什么这么恨我？」

小五，哦不，现在该叫献王，他想了想，然后告诉我：「姐姐知道吧，皇兄的母后，过世很多年了。」

事情要从八年前说起，当年齐然作为质子被送去南浦，与其说是无奈之举，不如说是一群人的处心积虑。

那会儿齐澄虽然身为嫡母所出的太子，但皇后一族功高震主，深受北渚老皇帝忌惮，齐澄的太子之位坐得并不稳。

而齐然，恰恰就是皇位最有利的争夺者。齐然与小五的生母德妃虽然早逝，可德妃母家的门楣并不低，且科举出身根基不深，往后不至于祸乱朝纲。
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出现在了北渚。

我与齐然的情投意合，让老皇帝顿生传位齐然的心思。老皇帝想着，我既是南浦的公主，母妃又是北渚的贵女，他日齐然若能迎娶我，两国结秦晋之好，就此偃旗息鼓，不失为功在社稷的美事。

皇后自然不能看着这一切的发生，于是她联合家族势力，进言送齐然去北渚做了质子，就此赶出争夺帝位的漩涡。

老皇帝将一切看在眼里。

如今连唯一能制衡齐澄的皇子也被送去千里之外，老皇帝寻思着，真让齐澄继续当太子，承帝位，倒也不是不行。只不过，北渚是齐家的天下，垂帘听政的人绝不能有。

于是齐然和我在归返南浦的漫漫途中，一杯毒酒也被送去了北渚皇后的面前。为了自己的儿子，皇后娘娘饮下夫君送来的穿肠毒药，一半苦涩，一半甘美。

最终，齐澄得到了帝位，失去了母亲。

可笑的是，他要把这笔账尽数算在我头上。

在齐澄眼中，我不仅亏欠了他待我一往情深，也正是因为我对齐然的爱意，害他太子之位险些不保，最后索了他母后的性命。

他恨我，恨齐然，甚至恨小五。

所以他要齐然死，要我求死不能，要小五看着我求死不能。

他得逞了，也终会为自己的得逞付出代价。

我最后问小五的一个问题是：「你大哥，是谁害死的？」

小五却回答了我另一个问题：「姐姐，你该为大哥报仇。」

我在小五的身后看着他出了宫门，齐澄在我身后看着我。

「姐姐放心，小五不会死。」齐澄慢悠悠晃荡到我面前。

「随便。」我说。

他才舍不得小五死，小五活着，他能拿小五的命换来更多。

齐澄原以为小五这一走，我更要人不人鬼不鬼地消磨生命。

但我没有，非但没有，我还做起了很多以往不做的事情。比如我又开始练北渚的文字，开始做北渚的糕点，开始酿拿手的梅子酒。

齐澄并不敢喝，看到我在他面前一饮而尽，他还是不敢喝。

我不禁讥讽道：「这样将我留在你身边，又有什么意思？你恨我抛下你，也不过是恨十四年前的临晚，抛下了十二岁的你。可如今，你不敢喝临晚酿的酒，不敢松开绑她的绳索，不敢让齐然用过的物件出现在她眼前。你要的根本就不是我，只是十四年前不要你的临晚……」

「够了。」齐澄并没有被我激怒，「姐姐想喝酒，朕陪姐姐喝就是。」

说罢，他差人搬了十二坛子酒来，是当年我离开前埋在合欢树下的那些。

「陈年佳酿，十四年了，朕舍不得开。如今同姐姐一起喝，也不算浪费，倒是尽欢。」他斟上一盏。

我顿了顿，一饮而尽。

十四年前的手艺，也不算太烂。

酒过三巡，齐澄迷迷蒙蒙看着我：「临晚，你说得对，你说得其实特别对。」

「什么？」我冷着眸，他喝我两倍有余，如今半醉半醒，我却无动于衷。

「朕也不想这样，如果可以，朕也希望留在身边的，是十四年前的临晚。」他摩挲着我的脸蛋，「姐姐，倘若当年，倘若当年不是这样，倘若你心有所属的不是大哥，而是澄儿……」

我侧过脸去。

「那样，那样父皇就不会动另立太子的心思，母后也不会死……」他揪着我的裙袂哀怨地哭诉着，像极了当年一口一个「姐姐你别不要我」的澄儿。

可怜么？

真可怜。

可齐然难道不可怜。

「你只知道你母后不该死，那齐然呢，齐然就该死么？」我抽出衣角，捏着他的下巴道，「你知道当年去南浦的路上，齐然和我说什么？他说此行凶险，恐怕有去无回，好在当质子的人是他，不是你。他身为你大哥，必定护佑你的安危。」

「什么，你在说什么呀……」齐澄神色迷离地又问了一遍。

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听到，也不知道自己说这番话在做什么。

「没有倘若。」

言罢，我狠狠甩开他烂泥般的身子，逃似的离开这座叫人生厌的昭华殿。

我更厌恶的是，齐澄让我彻底看清，人人都可怜，却人人都不无辜。

齐澄一觉醒来，婉妃不在身侧这件事叫皇宫里翻了天。

他恨不得出动所有的御林军，屠了昭华殿上上下下。

哪怕不出一炷香的时间，他身边的公公就在秋千上找到了优哉游哉的我。

「来帮我推秋千，像你十二岁的时候那样。」齐澄跑出一额汗落足我面前时，我没事人似的吩咐他。

「不只十二岁。」齐澄擦了把汗，「你在北渚留了六年，我给你推了六年秋千。」

是了，齐然稳重，不爱同我嬉戏，倒是齐澄有求必应，孩提时代也算是给我添了不少乐子。

「六岁的时候，你刚刚秋千这么高，推起来没什么力气，我脚都离不开地。」我揶揄道。

「可等六年后，我有力气了，」齐澄走到我身后，「你却走了。」

他将秋千拉得老高，然后松开手，添上一句：「和大哥一起。」

「齐澄，你告诉我。」风将我的声音送进他耳中，「你告诉我，谁害死了齐然？除了我的手，还有谁的手也沾着血？」

齐澄接到秋千，再一次拉起来：「姐姐，朕原谅你杀了大哥，你也要学会原谅自己，和原谅别人。」

我才不原谅。

那日之后，我和齐澄像是回到了小五还没出现的时候，我是被他囚困的婉妃，他是恨我入骨却舍不得杀我的北渚君主。

可也许是梅子酒，也许是秋千，我们之间似乎生出了微妙而莫测的变化。

他不再缚我，也不再掐我。

除了逼迫的欢愉外，我们多出了对月饮酒的相伴，多出了总角晏晏的追思，我们开始不约而同地对齐然三缄其口，对两国的邦交讳莫如深。

齐澄时常和我说些小五的事情，而且报喜不报忧，甚至连小五长高了这样的事儿都说，仿佛我听了就会开心一样。

我当然知道他做这些是为了什么——因为有个日子，正悄然而至。

当初我为了齐然承诺的三年不进犯南浦而留在他身边，如果三年之期展眼将满，齐澄不知道能再用什么留住我。

他怕我死，怕我舍弃掉自己的性命也要离开他。所以他挽留我，用往昔挽留我，用锦衣玉食挽留我，黔驴技穷之后，他还竭力用小五挽留我。

我看在眼里，也并非没有无动于衷，和他说：「齐澄，把小五喊回来吧，我想见见他，见一面就好。」

齐澄的双眸闪过一丝惶惑，还有许多惶恐，他不确定，我这句话到底是思念小五，还是要与他做此生的最后一次相会。

但齐澄没得选，他只能答应我，顺使用那用烂的招式胁迫我：「好，姐姐想见谁，就见谁。朕知道姐姐和小五相亲，毕竟，也只有姐姐能保住小五的命。」

10

要开始了。

我知道，我用曲意逢迎的伪装来筹谋许久的戏码，终于要开始了。

这一天，我等了太久。

阔别两年，小五并没有窜个儿。什么长高，不过是齐澄哄我的鬼话。

不知为何，我却突然想起久未谋面的毅儿，也不知道他如今到我的哪里，恐怕此生，再是没有机缘一见了。

如今的小五更加沉稳，也更加像献王，他得体地谒见齐澄，得体地对我行礼与跪拜。

家宴之上，我与小五相对而坐，我先给齐澄敬上一杯酒：「献王长大了，今后更是北渚的栋梁之才。」

「臣弟不敢。」小五也起来行礼。

我问齐澄：「只是我有一事不明白，这献王献王，何为献？献王是献了王位，还是献了江山？」

「婉妃。」齐澄笑咪咪地看着我，哪怕笑靥中藏着不安的闪躲，「你醉了。」

我也弯着唇梢看向他，手中新添的酒不愿放下。

齐澄继续道：「婉妃，你说你想见小五。如今小五舟车劳顿，跋山涉水地赶回来，婉妃不是就为了说这些吧？」

他不愿意回答我，不是第一次了。

从我被押到北渚至今，早就习惯。

无论我问什么，都没人肯给我个答案，尤其是真实的答案。

我一直在问，我问他们是谁害死了齐然。这么久以来，我一遍遍重复着，我问置身事外的旁观者，也问矫饰伪行的局中人，他们都吝啬地怀揣着真相，只给我看他们想让我看见的一角。

齐澄血洗太医院时，告诉我他为了我杀过人，只怕不是为我，是为自己，为自己，血肉至亲也可残害。何况，这也只是真相难窥全貌的一隅而已。

好，不说就不说，齐澄不想我和小五说这些，我就和他说点别的。

我再问最后一回。

「小五。」我唤他，「我也有一事不明白，想问问你。」

「婉妃请讲。」他周身是同样的惴惴。

「我太困惑了，我想了八年。我知道，齐然没泄出过南浦的消息，我母妃也没有。是谁在南浦的皇宫里安插了人，又嫁祸齐然，害他身死我手。还有，为什么南浦派到北渚的使臣归途身亡，更是让我父皇生了杀机？小五，你今天告诉我。你告诉我，是谁害死你大哥？」

「婉妃！」齐澄再也坐不住，他站起来，手中捏着的酒器应声而碎，割了他一手的皮开肉绽。

我退后两步，苦笑着续道：「小五，你该告诉我，这是你欠我的，也是欠你大哥的。」

小五咬着牙，一声不发。

好好好，不说就不说，那就再说点别的。

「好，你不说，小五，你还不肯说。」我点着头，「那姐姐要说说你，小五，你小气了。当年你藏在鱼腹香料中的毒药，竟然只够两人的分量。小五你看，如今这家宴上，可有三个人。」

齐澄盯着扎进手中的碎片，慢慢放大了瞳仁。

毒药，他不敢相信，我手里竟然有这样的东西。

他更不敢相信，我居然说了出来。他心知肚明，我会说出来，是因为这毒药今儿一定会发生功效。

开宴的第一杯，我喝了，小五喝了，齐澄也喝了。

两个人的分量，那两个人，是谁？

齐澄冲到我面前，扼住我咽喉：「你做了什么？」他扯着嗓，「临晚，临晚你在做什么？」

「齐澄。」我的气息越来越紧，脸上的笑意却越来越浓，「我不是傻子，别瞒我，我什么都知道。」

11

我没骗他，我真的什么都知道。

从第一次见到小五开始。

齐然的死，曾叫我想了一年。

我不会为自己开罪，但我也明白，我绝不是唯一一个该为他的死负责的人。

当年齐然死后，他的棺椁送回北渚时，同行之中有我安插的人。他们去往北渚，找到我母妃的娘家，利用我母妃一族的势力暗中调查此事。

——种种线索都指着齐澄，齐澄自导自演了一出戏，就为了借南浦的手，杀了这个曾经意欲和自己夺嫡的兄长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派人暗杀使臣，更是叫我父皇震怒，手刃齐然并且就此开战。而我一直被蒙在鼓里。

知道真相时如此，我生了杀意，这杀意一藏就是七年。

转机源于小五的出现，看到那张酷似齐然的脸，我不由地去想，齐澄处心积虑害死齐然，却何必留着他的胞弟养虎为患，还就养在身边这么近的地方。

所以后来我问陈蓝：「大皇子走后，这五皇子齐熹被养在何处？」

他说：「就在当今皇上身边。」

我说：「二人怎么个瓜葛？」

陈蓝指了指摆在案上空空如也的棋盘。

「老奴也是猜测。」他添上一句。

陈蓝死后，我想了很久，都不明白个中用意，他是说齐澄将齐熏当作棋子，或是，当作弃子？

直到有一回，我与齐澄在一次争端中将收在锦盒的棋子撒了一地，我蓦地看向那棋盘，我懂了，陈蓝的意思是——无子。

齐澄如今无子，倘若一直无子，一旦他身死，皇位最有可能留给的人，就是弟弟，哪怕二人并非一母所出。

于是我借陈蓝的死，将消息传到宫外，我留在北渚的人也顺着这个线索重新查了下去。

事实果真如此。

齐然作为质子离开后，小五虽然年幼，却洞悉了局势。作为齐然的胞弟，他为了自保，也因为觊觎帝位，献策给齐澄，并且亲自选派安插了人在南浦皇宫，暗杀使臣也是他的主意，如此终于如愿以偿地害死了自己的大哥。

可惜小五还是太稚嫩，他没有想到自己也就是齐澄的一枚棋，当年用他搬开齐然这个大患，如今用他挽留我的性命。

齐澄也真的可怜，他禁锢我折磨我，却从来对我无计可施。他恨透了他大哥那张脸，恨透了齐然在我心里不可磨灭的印记，到头来却不得不让小五出现在我身边，成为我苟延残喘的记挂。

我同这对兄弟演了这么久的戏，我将计就计，假意信赖小五，假意为他的安危牵肠挂肚。

我做这一切，就为了今天。

我也不是没给过小五机会，我问他太多遍，谁害死了他大哥。他不说，他非但不说，他还想让我恨齐澄，然后借我的手杀了齐澄。

好一个献王，献了计谋，献了江山，如今把自己也献在这酒桌上。

12

齐澄最后松开了手，将只剩半口气的我扔在案边。

他真可怜，手刃我都做不到。

「临晚，你以为你知道，你其实知道什么？」他失神地背过身去，「你只知道恨我。」

「我不该恨你么？」我揉了揉颈脖，看向另一侧惊心的小五，「还有你，小五，你才是小狼崽子。那年你才十二岁，十二岁啊，你就献策给齐澄，以未来的皇位和安危做交换，害死你的亲哥哥。你看看小五，你害死的何止是齐然，还有你自己，还有多少人？」

小五最后的一丝希冀也掐灭了，他瘫坐在椅子上，他笃信，我给他的酒里下了药。

「你竟然，真的都知道……」他无望地念叨着，「你做这一切，就为了毒死我和皇兄？」

「不只，不只。」我摇着头，「我被困在这里三年，也等了三年，你们的命，值我等三年么？齐澄，你答应我，三年内北渚不攻南浦，可如今，该是我们讨回来的时候。」

齐澄终于什么都明白过来：「你让小五来京都，是为了要粟城空置，好使南浦趁机攻入？」

「不仅如此，我还一早在小五身边安插了母妃一族的人。」我笑道，「里应外合，恐怕明儿天不亮，粟城就得易主了。别急，齐澄你别急，这次是个开始……」

心口一阵绞痛，我知道这毒已然开始发作。

另一个人和我一起痛的，却不是小五，而是齐澄。

我不杀小五，至少不是现在杀他，因为他还有用。

北渚的皇帝和我一起死在三个人的家宴上，小五自然脱不了干系，再是不可能名正言顺地继承帝位。为了活命，小五除了谋反别无他法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北渚内乱不休，更是南浦攻入，一举拿下的好时候。

这是我最后能为毅儿做的事情。

而做完这些，一切都该结束了。

齐澄一手捂在胸口，蹲到我身边：「临晚，你好狠的心。十二年前，你说你想要江山，我养兵千日，为取江山赠你。可你骗我，你想要的可不只江山，还有大哥。为了替大哥报仇，你不惜和我一起死。姐姐，你知不知道，我们一起死，你就再也甩不掉我.....」

他慢慢支撑不住，倒在我身边，死死攥着我的衣袂，一如他十二岁那年。

少年的哀求仿佛还荡在我耳畔，他说：「姐姐，你别不要我。」

倘若我知道后来发生的种种，也许我真的不会不要他。

我闭上眼，听说人死前，往日种种都会重现。我仿佛看见一切倒转回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，我握住他的手，没有抽出他手中的衣角。

「好吧。」这一次，我说出十二年前欠他的答案。

可他听不见。

《已临晚》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